尚書今古文集解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六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費誓弟二十六　周書十七　堯典疏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鄭以爲在呂刑前今从鄭費說文作粊鄭注周官雍氏粊記曾子問引亦作粊史記作肸徐廣云一作鮮一作獮書大傳作鮮段云許鄭用古文史記用今文鮮獮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肸音近獮包用索隱粊即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其實粊在曲阜東郊費去曲阜且三百里索隱非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徐周禮雍氏釋文劉昌宗本作郲音徐說文郲邾下邑也魯東有郲城

鄭曰人謂軍之士眾及粊地之民　傳曰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

後案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又曰徵彼淮浦王師之所僖十三年左氏淮夷病杞故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淮夷來求春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淮夷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江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之淮浦大約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古淮夷而此經淮夷則在淮北者也魯頌淮夷攸服又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云遂荒徐宅是魯世有淮夷徐戎之征也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說文攴部敹擇也从攴寮聲周書曰敹乃甲胄网部罙从网米聲或从占作寀釋文敹了雕反段云古者讀如斓說文攴部敿繫連也周書曰敿乃干讀若矯段云弔遇也遇至也至綴也謹案說文無善字是也弔古文叔字敹敹字皆借戔爲之善也敹史記訓陳

鄭曰敎謂穿徹之敵猶擊也弔至猶善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段云礪古作厲鍛說文作鍛

今惟淫舍牿牛馬說文牿牛馬牢也鄭引今惟牿牛馬脫淫舍二字

鄭曰牿爲梏梏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足使不得走失　傳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牧放　謹案傳用說文義與鄭異鄭是也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女則有常刑釋文杜本又作敷後案說文攴部敷閉也敜塞也二字相連則說文作敷也

鄭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

女則有常刑祗史記訓敬徐廣曰一作振釋文商徐音章後案商章古通說文商从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

鄭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　傳曰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女則有此常刑　疏曰僖四年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後案僖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杜注同易睽初九云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逐則有悔也詩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言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無刑也周官朝士凡得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在朝尚然在軍可知晉有董逋逃之法楚作僕區之法說文匸藏也品眾也品在匸中踦區藏匿也僕臣妾也亦隱匿逃臣之法　孫云臣妾者墨子備城門篇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疏云古或以婦女從軍

是也公羊何注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亨者曰養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即廝役也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

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段云峙當作庤爾雅庤具也即說文偫字之義糗說文引作餱乾食也糧說文引作粻說文無粻字謹案史記逮訓及或及爲下文多字異文形近而譌

馬曰大刑死刑　傳曰乏軍興之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遂史記作隧謹案即鄙之省文國語晉文公請隧韋昭注請六隧之制蓋欲作六軍也

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

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疏曰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爾雅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亦鄉在郊內遂在郊外　後案小司徒疏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賦不止則有偏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故悉起鄉

遂之兵應之然猶不至總徵竟內也王肅謬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傳曲附王義皆非也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女則有無餘刑非殺段云供當作共此俗字衛包所改

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　傳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峙壍之屬　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稾不殺之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鄭曰茭乾芻也　謹案曾子問鄭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柴誓疏謂遭母喪也魯世家以為伯禽卽位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與反伯禽帥師

伐之于肹作肹誓案成王踐奄滅淮夷而後封伯禽書序甚明世家誤也段云據說文魯東有郑城郑爲徐之或體魯世定頃公十九年上距獲麟之年計二百四十餘年楚伐我取徐州後五年楚滅魯徐廣謂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謂說文郑邾之下邑在晉東紀年亦謂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戎在魯東切近擊柝相聞故曰東郊不闢成王周公既平東土乃以青兖冀三州之地封太公召公伯禽爲三州諸侯之長以革其俗伯禽秉周公之訓報政遲至三年周公嘆曰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以魯之爲國迫近戎夷禮樂難以施干戈難以靖故春秋時齊晉強則依以立齊晉衰則依於吳楚其勢然也孔子序書百篇皆三代廢興之大政于侯國之書惟

柴誓秦誓二篇柴誓雖在周初視甫誓圳誓周公成王之書則稱矣奚取乎爾奚取而序之穆王之書中爾曰此周書變書之始志荆豫猾夏之萌也說在周史伯之對鄭桓公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平王沒而齊晉秦楚代興是四國者東遷後之四伯也楚入春秋始大雖同晉襄秦穆之世而詩書不足錄詩頌魯僖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春秋貶荆外楚之志也魯之享國久遠與周相終始故特序柴誓志徐夷之並興以卜其終滅於楚上繼蔡仲之命蔡爲誅君之後後亦滅於楚也疏通知遠之教即春秋寓王於魯楚不書葬之義也孟子曰詩亾然後春秋作吾亦曰書亾然後春秋作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千百四十八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七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呂刑弟二十七　周書十八

惟呂命

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　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

謹案大雅崧高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則此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云者謂呂侯命穆王猶緇衣鄭注云傅說作書以命高宗也本篇首曰呂命此周史特加之詞言是時穆王耄荒命由呂出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卽呂侯所作之贖刑亦謂之辟刑言重罪亦不死也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故書傳記孔子

之言曰甫刑可以觀誡申呂齊許皆炎帝太岳之後周之外戚觀其述三后舉伯夷明刑以擬皋陶之功且加諸禹稷之上蓋伯夷呂侯之祖也目無周室代王爲政是呂侯或呂伋之子若孫此篇著外戚專政變亂典刑亦志齊晉代興之始爲變書之次故鄭本書序以呂刑次粊誓不以次冏命明此爲甫侯之書非穆王之書也僞孔不知而移之豈知編次之旨哉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釋文耄本亦作薹段云說文薹字之誤周官大司寇鄭注引作旄漢刑法志作眊古通用大宰大司寇鄭注刑上有詳字釋文度待洛反馬如字云法度也莊云詳祥通

傳曰穆王以享國百年眊亂荒忽穆王卽位過四十矣疏曰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　謹案

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即呂侯所造之贖刑謂之祥刑言重罪亦不死也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潛夫引此鴟作消奪說文引作敓大傳同矯周官司刑鄭注作撟漢武詔同

馬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鴟輕也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盜賊狀如鴟梟抄掠良善劫奪人物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緇衣引苗刑弗作匪靈作命段云命乃令之誤古靈令通用墨子引呂刑弗作否靈作練制以刑作折則刑虐作殺段云靈練雙聲練亦訓善

折制古通用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曰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後案馬及傳以蚩尤爲九黎君名鄭則九黎與苗民爲一與蚩尤爲二其說最精黎與苗皆南蠻之名今日猶然蚩尤在涿鹿與三苗九黎無涉況蚩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其時又相去甚遠也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堯典疏劓刵劅剠夏侯等書云臏宮劓割頭庶剠說文𣪠去陰之刑也周書曰刖劓𣪠黥段云刖當是刑之誤傳疏刵在劓上鄭本同今本劓在刵上衞包所改𣪠作椓剠作黥亦衞包所改

鄭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

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

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 謹案幷制罔差句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幷制其無罪也 謹案麗刑周官所謂麗於法也漢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自古及今皆然幷制罔差者如李斯之具五刑不分差等故曰五虐辭罪狀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論衡漢書敘傳作湎湎紛紛今文祭公解作芬芬後案泯在說文新附古作㴇杜子春小宗伯注讀㴇爲泯是也芬棼紛同

傳曰民懷於亂政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於信義以背盟詛之約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戮論衡引作僇方作旁上帝作天帝少上字後案腥當作胜从星別一字

後案苗民無有馨香德惟濫刑之氣腥聞於天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釋文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案君帝對上帝而言此謂顓頊下謂帝舜於周法宜稱帝也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今文當從者也墨子尙賢篇引羣后以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亦當從者也墨子下民下脫鰥寡二字有辭於苗作有辭有苗曰有即於也鰥寡請下民此舜伐三苗事也帝清問下民鰥寡何有辭於有苗何二句接罔有降格下逮墨子作四棐作不無作不古棐皆作非非常猶非彝酒誥言

村之惡亦曰非彝此非常謂有苗也正義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是漆書本亦同墨子也羣后之逮在下明明句棐常鰥寡無蓋何清錄絲傳引作親釋文馬曰清問清訊也

鄭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言上過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論衡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　傳曰乃報爲虐者以威誅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畏表記引作威墨子同段云唐以前不通聲音訓詁者改作畏不始於衛包也

表記引此云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釋文折馬鄭王皆作悊馬云智也後案命墨子作名古通降作隆古音同殷作假形相似而誤段云折大傳作折蓋古今文同作折而馬讀爲悊也墨子作哲陶潛羣輔錄作制正如論語畧讀折爲制也

書大傳曰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漢刑法志云言制禮以正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蓮案伯夷呂侯之祖也明刑者皐陶之功者也舉伯夷以攘皐陶之功且加於禹稷之上呂侯之目無周室欲代王爲政也此義幼聞之於莊味經宗伯宗伯云成親王神解此其一也　高郵王氏曰廣雅農勉也大戴記五帝德作務勤嘉穀務亦勉也左氏春秋小人農力農力猶努力語之轉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經作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後案楊震傳震

孫賜辭延尉曰三后成功皋陶不與焉蓋亦作爰僞孔妄改作士非也衷中通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莊云率音律棐亦讀非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表記引罔上有而字身作躬王伯申云擇讀爲斁斁說文作殬殬敗也而女也

傳曰主獄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皆能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王伯申云訖終也富讀曰福威福相對言非終於作威惟終於作福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莊云緇衣引播刑之不迪鄭注不衍字耳按上文云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既引康誥言僨刑又引甫刑證褻刑不非衍字鄭以古今文皆脫不字而不察耳上兩言刑之中此五刑之中五字宜衍

王曰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王曰烏乎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釋文曰人質反一音巳

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徒念戒而不勤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俾馬本作矜矜哀也後漢書楊賜傳引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注我謂君也

大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兆云今文何書當從之來譬古文以俾我絕句誤也馬本假作矜亦非

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蔡氏曰非終惟

終即康誥大罪非終小罪惟終之謂畏威古通休有之也言我雖成之爾惟勿威我雖宥之爾惟勿宥惟敬五刑之用以

成剛柔正直之三德

王伯申云休容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釋文吁馬本作于於也後案壁子作於有邦有土史記作有國有土兆云土義勝或古今文異

非及讋于作不及壁子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以義求之非人當從今本不及當從壁子史記

作何居非其宜與是度爲宅訓居及訓與也壁子作訟刑又

作而安百姓訟當爲頌古文以爲容字頌刑者寬刑也釋文

度待洛反馬云造謀也作傳者誤會史記改與爲乎訓及爲宜失之矣後案詳鄭作詳古通鄭曰詳審察之也見後漢書劉愷傳注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傳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于五刑之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傳曰不簡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　後案五過即下文

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幸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來馬本作求

馬曰求有求請賕也　傳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　後案馬云云者漢律諸為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然有求必以貨二者相因故馬兼二義言之傳作來非也　謹案惟官者畏其高明也惟反也者謂有意反案故出入囚辭也惟內內讀

如納謂深文周內也惟求謂淺人求請也四者皆枉法與受財黨獄同科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刑法志元帝詔引克作核古音同段云古今文之異傳訓能非也孫云核又通覈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莊云言五過不犯此五者則所謂刑疑罰疑也鄭以為過不赦非也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史記孚皆訓為信貌史記作訊說文引作緢旄絲也聽史記作疑莊云今本作聽據王制注改非此經義史記具訓共

莊云簡誠也言五過之疑必誠信于眾無徵不察故訊于眾

而自察之然後入于疑而赦之撫其誠不可以信于衆則不可以入于疑疑與信相反而一以誠誠卽情也　孫云言撫情者則非疑獄也亦不可輕出入罪當具儆敬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鍰史記作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平準書索隱云大傳作饌

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　傳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　謹案今文夏侯等說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百鍰爲三斤考工記冶氏注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彼疏云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

銖為太半兩也舜典疏古贖罪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為四百一十六兩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比附 後案今以白金為幣銅四百六十斤十兩有奇價直白金百二三十兩金黃金三斤直白金千兩古文家以百鍰為銅三斤可贖黥罪千鍰為銅三十斤可贖死罪則太輕故馬鄭許王孔皆用今文說說古文也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惟倍史記訓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莊云此似倍差義

傳曰倍百為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段云古文剕今文作臏鄭云周改刑為刖刖說文作䠊

馬曰倍二百為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

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傳曰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義亡一作五百六百史記正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疏曰實則刑之疑則罰之　謹案傳意言疑則赦之實則罰之疏非也　後案司刑五刑凡二千五百而此改從夏爲三千孝經同此數也　江氏聲曰墨則倍于周初宮與大辟皆減焉此詳刑之意也　孫云罪之條目各有定數者恐後世妄加之故律所無輒比附以定罪今例猶云比照某律也律則古今不易例則頻輒刪除之今令甲猶然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周官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如今時決事比也疏曰成邦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　漢刑法志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差亂四辭及決獄之辭也　朱云僭差也亂辭糾紛難理之辭兩造互相攻詰是亦易淆惟心無差忒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推而用刑罰亦無行矣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孫云不行者謂蠲除之法晉書刑法志引春秋保乾圖曰王

者三百年一鐵法若已鐵又行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惟察惟法謂惟以明察惟用今時之法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後漢書劉般傳劉愷曰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段曰挾今文也如筴字隸多作筴謹案適筴為支之入夾夾皆侵之入古音之亂多由隸變也

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後案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謹案蔡氏說以康誥小罪非眚乃惟終不可不殺下刑適重上服也大罪非終乃惟眚乃不可殺上刑適輕下服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傳曰刑罰隨世輕重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

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後案大傳說呂刑云殷罰
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故法難也是
刑貴有倫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非從惟從
傳曰察囚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　大
傳說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獄訟乎必盡
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後案尉繚子云善審
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
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是亦言
察辭不如察情之義也

哀敬折獄大傳敬作矜折作哲漢書于定國傳贊作哀矜哲獄段云矜哀古同音通借

大傳孔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甯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甯失過以有赦又說孔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莊云咸庶中絕句

莊云咸悉也明啟刑書相占驗詳悉庶獄成之得中者以正其刑罰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讞案獄成而信必使罪人輸其情而信也其刑上備謂具其爰書上之王府有并兩刑者如漢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異于苗民之并制罔差也亦并上之爾

王曰烏乎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馬曰相助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疏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己曲彼搆辭誣人特難聽也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　孫云能明察一偏之辭其聽於兩造之訟更無不中矣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莊云家古通嫁高誘國策注嫁賣也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尤說文引作訧

謹案府聚也辜罪也功公通事也言寶獄貨者必枉法枉法必叢罪事上亦以眾過報之上言五過之疵此獨申言惟貨惟賄尤易犯且方訓贖刑恐人引比輕重鬻獄尤多也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莊云非天句惟人句命天宜作大命

謹案惟罰非天不中惟人者言罰罪不奉天命不用中聽則民無所措手足畏威通言當威之也在天命罰不極極究也在天討當究極之而故縱之則民亦無所措手足矣言用法當準乎天理不可意爲輕重出入　孫云王罰不中則衆民無有善政在天下

王曰烏乎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傳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五極五常也　孫云極中也　莊云書言五極猶詩言五際屬際皆會也　朱云哲人惟刑卽上言折民惟刑古折哲通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九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八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文侯之命弟二十八　周書十九

王若曰父義和釋文義本作誼

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謹案馬本書序作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無平字故史記晉世家劉向新序善謀篇皆誤以爲襄王賜晉文公命馬亦同誤也蓋孔安國所傳書序無平字去平者孔子特削之使不得繼於武成康穆也猶春秋王不稱天則僣於吳楚蓋深痛篡弑之禍始於平王故於詩則降爲國風次於邶鄘衛之後序書則貶去平字以著春秋寓王建元

之義微言大義孟子傳之左氏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此亦志晉伯之始也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史記克訓能升訓登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文王史記作文武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孫云越于也猷道也率循也從順也肆故也懷安也

烏乎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孫云造同遭愆同諐古屯純同莊云閔予小子嗣句

謹案殄資澤于下民者當幽王時京國已傷於財大東所爲刺也侵戎猶言戎侵申人繒人以犬戎伐周殺幽王而立平王犬戎侵掠無厥爲我國家屯難也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謹案言幽王在位十一年而宗周之故家耆老俊人之士誅夷殆盡矣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烏乎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史記績訓繼孫云綏俗字說文作綏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女多修扞我于艱若女予嘉 謹案昭紹通扞說文引作攼

傳曰顯祖謂唐叔乃辟平王自謂也戰功曰多扞我于艱謂

救周誅犬戎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爾說文引作尒盧三體石經作旅古通

禮緯含文嘉說九賜云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簡三體石經作柬

鄭曰都國都也　馬氏驌曰左氏內外傳毛詩序史記竹書具載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王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平王元年

東徙洛邑晉鄭秦衞定王于成周厥後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于申自申遷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虢公有見於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　謹案莊宗伯毛詩說以雨無正之二章云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刺攜王之奸命也卒章云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正月之九章云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刺平王之不復宗周也合詩書以觀而平王之罪自見春秋所以作也

皇淸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九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秦誓第二十九　　周書二十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女羣言之首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疏曰員即云也謹案云來之云與下云然之云本皆作員作云者衛包所改

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說文心部惎毒

也周書曰來就惎惎莊云就字下脫予字下惎字下脫教也二字經文来字爲來字之誤

莊云來就予教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漢書韋賢傳注引此云作員猷作猶孫云詢俗字當爲恂愆同諐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謹案番說文作皤此古文旅卽膂之古文傳訓番番爲勇武旅爲衆非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釋文仡仡馬作訖訖無所省錄之貌後案傳訓爲壯勇之夫與公羊宣六年何注合說文亦同馬非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公羊作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說文言部諞言便巧言也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便佞戈部戔賊也周書曰戔戔巧言莊云截截古文戔戔今文釋文諞馬本作偏辭公羊作怠者說文辭籀文作辤形聲相近誤作辭也史記三王世家策文云俾君子怠與

公羊合也鼻況兄古通

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

王石臞曰有之謂親之也左氏昭二十年杜注有相親有也自悔其親佞人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釋文介音界字又作个音工佐反伎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後案說文無个字竹部箇竹枝也今又別作個个尤不成字大學竟作个彼釋文个古賀反尚書作介俗學之盛唐初已然公羊仍作介說文斷古文作㡭从㠯㠯古文叀字周書㡭㡭猗無他技又作㓼猗大學作兮公羊作焉他俗字當作它古蛇字或借佗訓負何者以當之

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　大學鄭注斷斷誠一之貌也

他技異端之技也　公羊何注他技奇巧異端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大學容下有焉字公羊作其心休休能有容後案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

曰

如

鄭曰休休寬容貌　公羊合注美大貌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大學注彥一作盤是大學作寔下同保上有能字亦職作尚亦論衡引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爾黎民屬下讀

大學鄭注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已有不啻口出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曰彥黎衆也　王伯申云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媢達作通

大學鄭注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于君也殆危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孫云杌俗字說文引作阢

孫云懷安也尚主也慶善也皆自責之言　謹案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為孱弱之音一為發憤之氣興亾之象昭昭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公羊子曰謂之秦夷狄之也詐戰書日盡也穀梁子亦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穆不用蹇叔百里子之謀千里襲鄭喪師遂盡晉襄背殯用師亦貶而稱人序書何取焉取其悔過之意深美閔約貽厥孫謀將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四言始文武之盛而終于商頌志先世之亾以為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于文侯之命秦誓志秦以狄道代

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中極

變而正之也其爲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一終

仁和邵順顗

桐城姚永棨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三十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書序弟三十

大史公說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又說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鄭皆曰書序孔子所作謹案馬鄭本合爲一篇東晉本各冠篇首今依鄭次序其與史記東晉本異者附考於下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　謹案在三統前故曰昔在即曰若稽古例也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段云遜當作孫

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曰舜之美事在於堯時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段云微玉篇作傚

鄭曰虞氏舜名又曰入麓伐木又曰舜典逸　謹案內于大麓說在本篇趙岐孟子注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漢人多以百篇爲尚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及完廩一篇不稱堯典曰又不稱書曰其祗載見瞽叟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以猶典也言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古今文二典皆合一篇惟東晉梅本始分愼徽以下爲舜典非也大史公親見孔安國所

得古文尚書而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又馬融書傳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正義載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蓋此十六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于孔壁劉歆輩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東漢初治古文者衞賈諸子皆不爲注說故遂亾佚要之據舜典臯陶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等等必歆等之僞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釋文下土絕句

一讀至方字絕句今書亡難以定之孫云汨傳訓治當从日槀傳訓勞當从木飫餘省文釋文王注本經文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段云僞傳已行之後或識王本如此而誤羼入於經

馬曰釐賜也理也其法也　鄭曰汨作逸九共逸槀飫亡

段云逸者不立學官逸在祕府也亡者有序目而無書也故漢人云逸十六篇亡於晉永嘉時也大傳引書曰予辯下土

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馬鄭益本作棄

鄭云大禹謨逸棄稷逸莊云言漢學者多從之不知百篇聖人所定稷爲周配天之祖周人以諱事神雖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篇之理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謹案任土絕句段云下疑有作禹貢三字非也釋文貢或作贛

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馬曰有扈姒姓之國爲無道者甘有扈南郊地名軍旅曰誓

會同曰誥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記邦作國釋文汭本一作內

馬曰須止也　鄭云辟亂于洛汭又云五子之歌逸　謹案左氏春秋夏有觀扈楚語啟有五觀韋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墨子非樂篇于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

用勿式惠定宇云乃或子之譌竟或甕之譌將卷上或有闕文食力翼式爲韻竹書紀年注武觀武觀也國在今頓邱縣段云左氏斟灌夏本紀作斟氏戈氏觀疑雙聲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歌謂往觀也觀即洛汭韋注甚明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畔觀縣非洛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贊之爲肸作僞者泥于歌字造爲五歌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鄭曰允臣名又曰允征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史記告作誥

作誥孫云告嚳告通史記無釐沃二字亳大傳作薄

鄭曰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又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湯所都　王曰契孫相土居商邱故因以爲國號　孫云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亳陰野中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帝邱顓頊墟在今河南濬縣西北湯遷偃師云從先王居者括地志曰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今偃師縣與濬縣相近史記無釐沃疑帝告釐沃本一篇釐來聲相近言帝俈始來治此沃土耳僞傳旣云告來居治沃土又云二篇恐未足據　後案鄭以契封商者在今陝西商州王肅以湯取商邱爲國號非也八遷無考湯從商邱遷亳則馬鄭王孔說並同也困學紀聞引大傳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

下　鄭云帝告亾釐沃亾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後案孟子述其事引書葛伯讎餉又引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當是此篇文今東晉古文入仲虺之誥矣殷本紀所載湯征

蓋殘章斷句馬遷受諸安國而記之者　鄭云湯征亾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

作女鳩女方　史記無乃字方作房孫云傳云二篇非釋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亾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

孫云伊尹蓋爲湯貢士而適夏也醜惡也　鄭云女鳩亾女方亾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孫云史記夏社大典寶後中鸓之誥

前與鄭篇次異無疑至臣扈篇名東晉書夏社次湯誓後與書前從史記而小變之案馬鄭王本書序本是一篇其編篇次弟鄭往往不得其說此湯既勝夏與武王既勝殷序例不符又臣扈爲大戊臣篇名此亦當闕疑

鄭曰當湯伐桀時大旱致災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鄭曰夏社亡疑至亡臣扈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後案陑字說文所無未詳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　傳曰地在安邑之西　馬曰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

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史記朡作㚇誼作義仲作中

鄭曰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曰典寶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中虺作誥大坰史記作泰卷陶又作泰泂虺作鸓荀子作蘬

謹案左氏春秋引中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墨子非命篇引中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荀子引中蘬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鄭云中虺之誥亡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史記黜作絀

殷本紀載其文曰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

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　鄭云湯誥逸　後案此孔壁眞古文也　孫云此史記從安國問故得之者馬鄭諸儒不據以編入二十九篇中以爲逸文漢人家法如此　謹案此篇亦晚周諸子所爲其東爲江四語卽四瀆注自古禹臯陶至有狀多襲甫刑文然以禹臯陶后稷爲三公不數伯夷則亦知呂命之僭妄矣不道毋正在國亦襲康誥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之語必非眞

古文湯誥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史記次明居前鄭同

鄭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又曰咸有一德逸　謹案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壹德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書以爲咸有一德今亡又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今案周或君之誤篆形相近錢大昕云注云今亡或今逸之譌　段云是篇本逸而亡今亡者逸篇十六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全見十六篇也

咎單作明居

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鄭云明居亾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又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亾　謹案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荀子引書曰從諫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楊倞注書伊訓也漢律志引伊訓篇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堯典疏載鄭注典寶序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自三朡石雰文斷句見于子史者如此律志本于劉歆託年月日以證其三統術耳鄭所引載孚在亳郎朕載自亳征自三朡郎遂伐三朡

用是見逸十六篇毫無意義故絕無師說且疑劉歆僞託以
厭伏今文博士者

大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
三篇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又曰大甲三篇亾史記說帝大
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乃作大甲訓三篇
褒帝大甲稱大宗　謹案表記引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
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大學引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鄭注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孟子引大甲曰天作孼猶
可違自作孼不可活又引作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

追豖追活雙聲古人讀書以口授大義為主文辭小異不屑
屑拘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曰沃丁亾　謹案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
八里伊尹周公功高震主後世必有誣其不善終者聖人序
書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曰公薨成王葬于畢皆特筆也後
世開國之主必有祔葬元勳昉于此矣竹書猶有大甲殺伊
尹鄭注金縢猶有成王殺周公官屬之邪說誣聖亂經不已
甚哉　傳曰沃丁大甲子正義引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
卒年百餘歲案周公告君奭所謂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者也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亖

篇大戊又史記作艾大戊篇目據史記皆毁云史記誤衍作大戊三字下序脫作伊陟三字

馬曰大戊大甲子　傳曰伊陟伊尹子大戊沃丁弟之子

後案史記述商世系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馬據世表傳據本紀故異也　鄭曰兩手搤之曰共巫咸巫官　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艾治也史記說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江氏云下文大戊贊于伊陟大戊下當有一書作重文俗儒疏忽去之遂闕大戊篇目矣　鄭云咸乂四篇亡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注云史記有大戊無伊陟是大戊篇卽伊陟篇史公從安國問故猶得聞百篇之說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勿臣伊陟

誤作原命是也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　江云原再也伊陟原命爲一篇　段云史記誤脫作伊陟三字　鄭云伊陟以原命逸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書闕不具　囂史記作隞

莊云史記云仲丁書闕不具嘗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卽有錄無書否則漢時以逸者甚多不應獨舉仲丁一篇也　孫云車攻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泲水注云泲水又東經敖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也　鄭曰仲丁以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殷本紀河亶甲中丁之弟正義引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

黄縣東南三十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所名殷城也漢地理志相縣屬沛郡　鄭云河亶甲㠯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史記圮作遷耿作邢索隱邢音耿本亦作耿

馬曰圮毁也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録此篇者善其國圮改政而不徙又曰祖乙㠯　孫云地理志宏農郡皮氏有耿鄉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一里耿城故耿國也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一里段云說文邢鄭地有邢亭也祖乙所遷當是此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治亳正義引束晳云壁中書作始宅 左氏春秋周官大祝注引此作盤庚之誥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又曰民居

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孫曰史記項羽本紀洹水南殷墟上集解云瓚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注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此孔安國故書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釋文說本又作兌說文敻營求也从夂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巖巖史記作險孫云得當作㝵

史記說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　馬曰高宗始命為傅氏

孫云括地志傅巖即傅說版築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胥靡漢書

注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　鄭曰

說命三篇亡荀子非相篇曰傅說之狀形如植鰭楊倞注植

立也如魚之立說形本異故可以形求也

大傳引兌命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

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

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

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

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

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

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

厥足用傷又曰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余棄也

禮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學半又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又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純或爲煩　莊云高宗彤日二句或高宗之訓篇首文爵無及者及謂世及春秋譏世卿之義也惡古通亞亞德言當以德大小詔爵次序也民立而正事句純當爲黷形相近而誤謂苐黷而祭祀士大夫之祭從略也王侯以之是爲不敬矣又云武丁父小乙以上四世皆兄弟相及或修四親廟禮或廢而不修故至武丁而五世之廟無恆祀高宗彤日曰典祀無豐于昵兌命曰爵無及亞德其義一也爵謂天子諸侯惡次也德升也王者繼先君之統

為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昭穆皆以次升民以國及無主後者也立位同無廟故為位無廟則無常祀此所以正彝與民祭祀之事也比而同之不敬莫大焉祭祀無恆而卜筮之用所謂龜筮不能知者也故曰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漢五行志飛作蜚升作登史記祭成湯下有明日二字雊作呴

鄭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又曰高宗之訓亡　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名篇在尚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黎大傳作耆史記作饑又作阢又作耆戡說文作𢦟字

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又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馬曰咎周者爲周所咎又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學書知其本故曰受段云據正義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爲一篇在後受字始見大誓此馬鄭注當在大誓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馬曰錯廢也　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莊云虞當

作度

史記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乃遵文王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　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　王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眾　辨詳莊氏書序說義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三百孟子作三千受說文作紂牧說文作坶　鄭曰牧野紂南郊地名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　莊云大誓三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明天命廢興坶誓則申嚴軍令而已故別為次與湯誓同例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識其政事作武成莊云狩本皆作獸以歸馬放牛當之而周書逸

序又言武王狩獵之事其篇皆有于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術以爲武成未知鄭氏所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者卽此召也要皆非百篇之書今從史記作歸狩言西歸行狩也釋文獸本或作嘼非云嘼或獸之訛嘼單卽時邁詩是也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釋文班本又作般史記班作封莊云鄭本此序在洪範後今從史記與武成相次在洪範前蓋史公從安國問古文說也

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又曰分器亾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莊云東晉古文在分器前蓋本之劉歆三統術以爲卽在伐紂之歲此誣聖亂經之一端也今文大傳太史公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年僞孔傳以爲書洪範爲古文說是今古文皆無異但自劉歆一人妄說以爲十三年伐紂而班固王肅皆從之是不可不辨者又云己當作祀易己事遄往本亦作祀事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釋文獒馬作豪

馬曰豪酋豪也 鄭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又云旅獒逸 後案武王時召公未爲大保史以其所終之官追言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又云旅巢命亡 後案魯語桀奔南巢韋注南巢揚州地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正義引世本曰芮姬姓地理志左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 孫云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釋文馬本有疾下多不豫二字段云大傳大誥在金縢前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段云正義黜殷下有命字

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遂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黜已解矣黜貶退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宋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微子之命亾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禾本紀作嘉穀畝魯世家作母歸世家作餽

周本紀說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　鄭云二一苗同爲一穗又云歸禾亡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魯世家作嘉周本紀作魯案魯旅古通

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又云嘉禾亡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　後案此或壁中書于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　謹案逸嘉禾篇必劉歆僞造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封正義作邦梓釋文音子本亦作杍

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爲號諡初封于衞至子孫而并邶鄘也　馬曰康國名在畿內

段云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謂酒誥無序非謂酒誥闕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鄭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史記作告晉世家無逸在多士前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無知之稱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鄭曰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召公以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　馬曰左右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踐周本紀作殘奄大傳作揜釋文政如字馬作征云正也

鄭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爲翦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又曰成王征亾　謹案鄭注禹貢引嗣征曰篚厥元黃即成王征非夏

書允征也下曰紹我周王爾雅郭注誤作釗周王謂武王紹嗣也孟子載其文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蒲史記作薄馬同江云據大傳蒲姑爲奄君名于乃衍字

馬曰薄齊地名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依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報于大國又曰將蒲姑亾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堯典疏孔以周官在立政後弟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弟八十六魯世家云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云是今文周官亦或在立政前也

鄭曰周官亾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釋文肅馬本作息後案鄭同史記同傳史記作賄馬作辨慎漢書顏注作脊

馬曰息慎北夷也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鄭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又云賄肅慎之命亾　江云王辨榮伯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段云王俾榮伯四字句絕文當有賄息慎三字史官語未完謂使榮伯賜予肅慎史官乃作賄肅慎之命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鄭曰亳姑亾　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郊坊記注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又曰君陳亾　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又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鄭曰回首曰顧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文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周本紀作康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周本紀畢下有公字莊云淺人所加

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畢命以

孫曰漢律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謹案鄭所見逸篇不可考要非此篇也三統術劉歆所造不可信聞之師說康王命作冊句畢分居里成周郊句畢命非命畢公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釋文牙或作雅

鄭曰君牙亾　緇衣引君雅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冏說文作臩史記漢書古今人表同後案作冏者衛包改也釋文字亦作臩俗刻誤也

鄭曰冏命逸　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大僕之政作臩命復甯蓋孔安國故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堯典疏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于賈氏所奏別錄爲次

鄭曰蔡仲之命亾　謹案鄭本次此當是壁中本此周書變書之第一篇也說詳集解費誓篇左氏春秋載命書曰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恐亦祝鮀所造以歷蔡者說詳左

氏春秋疏證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釋文開馬本所闢後案費周禮禮記鄭注皆作粊大傳作鮮史記作肸說文作粊

後案伯禽與穆王不同時上下皆穆王書忽閒以成王伯禽書二篇此孱中書之錯亂魏晉人移于文侯之命下乃欲使諸侯之書從其類而與秦誓附近以比魯頌之居詩末耳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傳曰訓暢夏禹贖刑之法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釋文平王馬無平字錫作賜孫云史公劉向誤以文侯為文公是今文古文俱無平字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本紀穆作繆崤作殽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二終

仁和邵[illegible]頴
桐城姚永槩 校

尙書今古文集解校勘記

第一卷

月行三十度十九分度之七　八頁十七行　原本三十作十三

左氏伯虎仲羆叔豹季貍　二十八頁六行　原本羆作熊

第二卷上

尙是治九河　二頁十三行　原本治作疏

能吐萬物白土　五頁二十二行　原本作能吐生萬物曰土

馬曰同　六頁一行注　原本無曰字

蓋別有碣石於此名同　七頁十三行　原本於作與

濟河當從說文漢志作泲　八頁一行注　原本無河字

濕水所經故地理志謂爲漯　十頁十八行注　原本故字下有

名字譌作訛

浮海入海之間 十一頁九行 原本作入海[illegible]之間

亦皆侵地也 十一頁十九行 原本作亦皆侵青地也

出此五物皆供之 十三頁二行 原本供作貢

其源實出泗縣 十六頁十二行 原本縣作水

珠之有聲脫蚌字 十六頁十四行 原本蛛之有聲下有嘗作

蚌之有聲六字無脫蚌字三字

又案水經敘泗水原委甚詳 十七頁六行 原本泗水下有菏水

二字

達於菏達於泲矣 十七頁八行 原本達於菏下有即字

故書曰達於菏澤 十七頁十五行 原本無澤字

禹貢爲此書法 十七頁十六行 原本作禹貢必無此書法

馬本作慣 二十頁三行注 原本慣作瑣

是尋九江過迹 二十三頁十行、原本尋字下有陽字

歴南監利縣南 二十四頁十行 原本歴字下無南字

商州盧氏汞甯伊宜陽 二十八頁十二行 原本無伊字

本紀作榮播旣都書正義馬鄭王皆作滎播 二十八頁二十二行注

原本兩滎字作熒

西漢所出入廣漢白水 三十一頁十九行 原本入字上有南字

即雅州府之雅安 三十四頁八行 原本即作及

道果使近便 三十七頁八行 原本道果便近無使字

遼闊不可絕紀矣 三十八頁三行、原本無絕字

一曰洛水 四十頁十行 原本作一曰入洛

故千里而東千里而西 四十三頁四行 原本西作南

西甯縣西南甯塞外 四十三頁九行 原本西南下無甯字

渭汭在河岸西岸 四十三頁十六行 原本作在河之西岸

大山名曰昆侖 四十四頁五行 原本大山上有有字

合流至鹽津 四十四頁十九行 原本津作澤

第三卷下

先後之言 一頁十三行 原本作先後言之

恆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 三頁四行 原本曲陽下有縣字

山在縣西十里 五頁五行、原本西作北

又西南入海也 八頁十三行 原本也作耳

黑水其出南脅 八頁十九行 原本作出其南脅

四十里至河首積石山 十頁九行 原本里作日

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 二十八頁二行下漏刻一行

原本有桐柏縣西北四十里大復在平氏故城東南復陽

故城又在二十三字

鳥名爲鵨似鵜而黃色 二十八頁十五行 原本作黃黑色

禹貢鳥鼠同穴在西南 二十八頁十七行 原本同穴下有山字

不主男任也 三十三頁十六行 原本作不主一男任也

受王制者刑法而已 三十四頁五行 原本無制字

而別王於五千里 三十四頁二十一行 原本作面別

第五卷

辭似重 三頁九行 原本作辭似複重

第六卷

張衡東京賦亦曰云 一頁二十一行 原本無曰字

後案易晉卦矢得勿恒 二頁五行注 原本作勿恤

若顛木之由櫱 三頁五行 原本若顛木之有由櫱

爗讀乎若觀火之觀 五頁二行 原本讀下有若字

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也乎 六頁二行 原本無也字

誕告用誕 七頁二十一行 原本誕告用亶

馬右旱反 七頁二十二行 原本作在旱反

鄉遂物 八頁五行 原本作鄉遂藏物

言卑應言　十二頁一行注　原本作言卑應之

屬言卑應言讀　十二頁二行注　原本下言字作之

則其以爵等登用之　十三頁九行　原本無其字

第八卷

皆後人改之　一頁六行注　原本無此五字

第十一卷

漢歷志作埜　一頁五行注　原本漢歷志上有野字

第十二卷

僻史記石經王嘉傳作歷　十頁十一行注　原本僻史記石經

王嘉傳作僻祓王嘉傳作歷

第十三卷

我之不雝馬鄭音辟 四頁二十二行注 原本辟作避

第十四卷

即成王即位 三頁三行 原本無上即字

今文當衍一字 四頁二行注 原本今作古

故言今若手無策 五頁五行 原本作今若東于無策

此節深責邦君御事之徂東征者 五頁十行 原本徂作阻

第十五卷

周公三王之道 三頁六行 原本周公下有以字

此以明之末戾 七頁十行 原本明作民

第十六卷

此後世孔子 一頁九行 原本無後世二字

小篆𢿱隸隸變从言 五頁四行注 原本少一隸字

莊云乃司民讀殷民也 五頁十六行 原本讀作謂

想是伏生別得逸文所無 六頁一行 原本所無上有乃古文

三字

第二十卷

告爾有方多士 五頁一行 原本作有多方士

彼即有國 五頁二十二行注 原本有作故

第二十一卷

自時厥後立王 三頁十九行 原本無立王二字

第二十二卷

與命相則反 三頁十三行 原本作則相反

言我不智惠 六頁七行 原本惠作慧

第二十六卷

魯世定 四頁十四行 原本作魯世家

第二十七卷

皋陶之功者也 四頁十七行 原本無者字

爲四百一十六兩 八頁十四行 原本兩作斤

銅四百六十斤十兩有奇 八頁十五行 原本六十作十六

亦無行矣 九頁二十行 原本作亦無不行矣

第二十九卷

公羊合注 二頁十三行 原本作公羊何注

第三十卷

遷歸在豐 十六頁八行 原本作遷歸在豐

釋文闕馬本所闕 十八頁十四行 原本所闕作作闕

書序述聞

侯甸男邦采衛咸若在 三十五頁一行 原本無若字

明著之周公 三十五頁十七行 原本作明著之曰周公

亦可見周公未嘗履天子之籍 三十七頁五行 原本嘗作嘗

稱在以接諸侯 四十九頁一行 原本在作王

文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 四十九頁六行 原本文作又

曰其克詰爾我兵以陟禹之迹 五十二頁一行 原本我作戎

甫刑可以觀誠 五十三頁五行 原本誠作誡

尚書今古文集解校勘記終

孫葆楨 翰藻敬校正